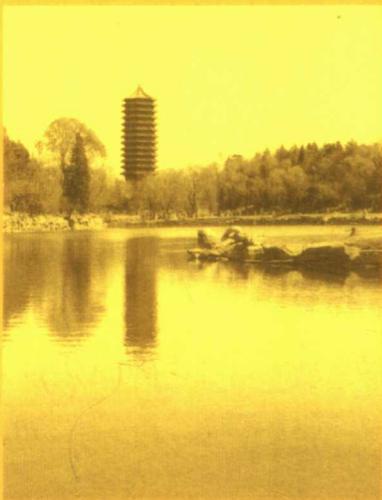


燕园问学记



陈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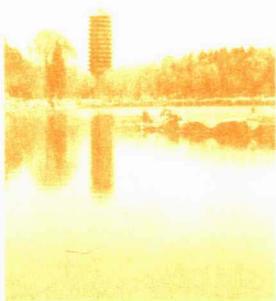
YANYUAN WENXUE J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园问学记

陈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园问学记 / 陈来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301-13291-3

I. 燕… II. 陈… III. 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7617 号

书 名: 燕园问学记

著作责任者: 陈来 著

责任编辑: 高秀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291-3/G · 227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8 页彩插 18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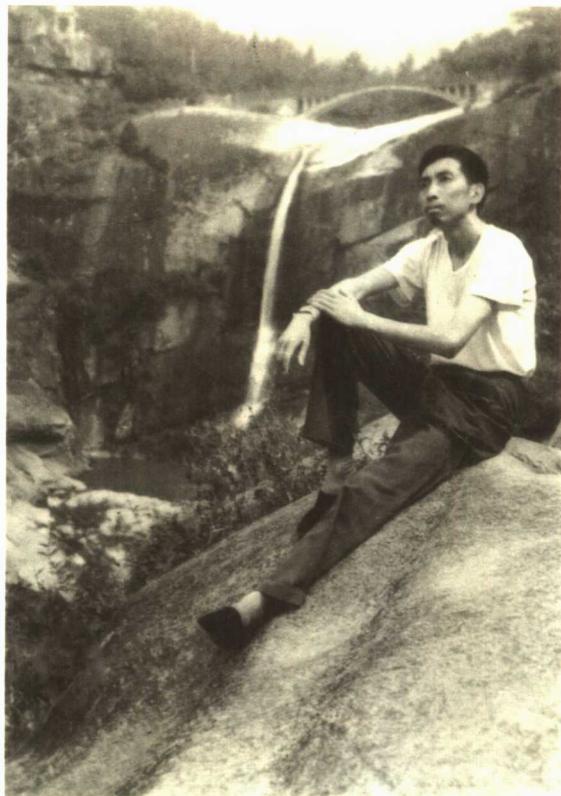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2006 年在哈佛纪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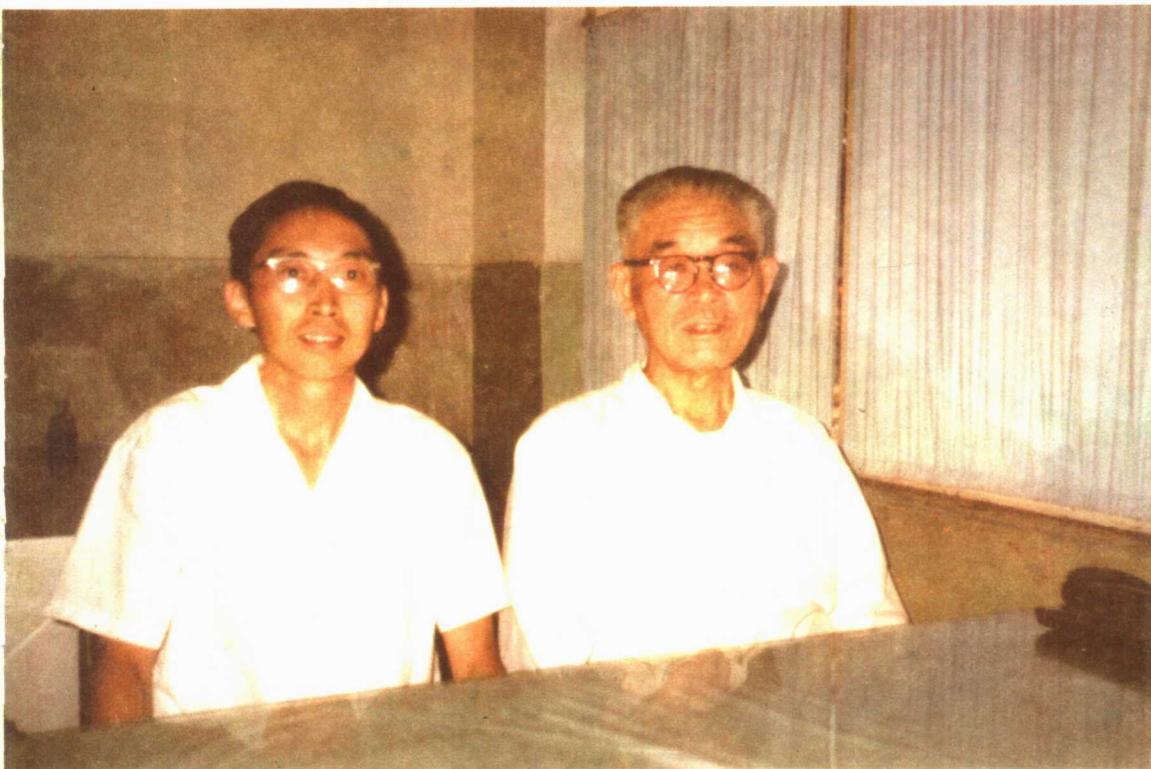
2006 年秋摄于 Wellesley College



读研究生期间在山东泰山



1988年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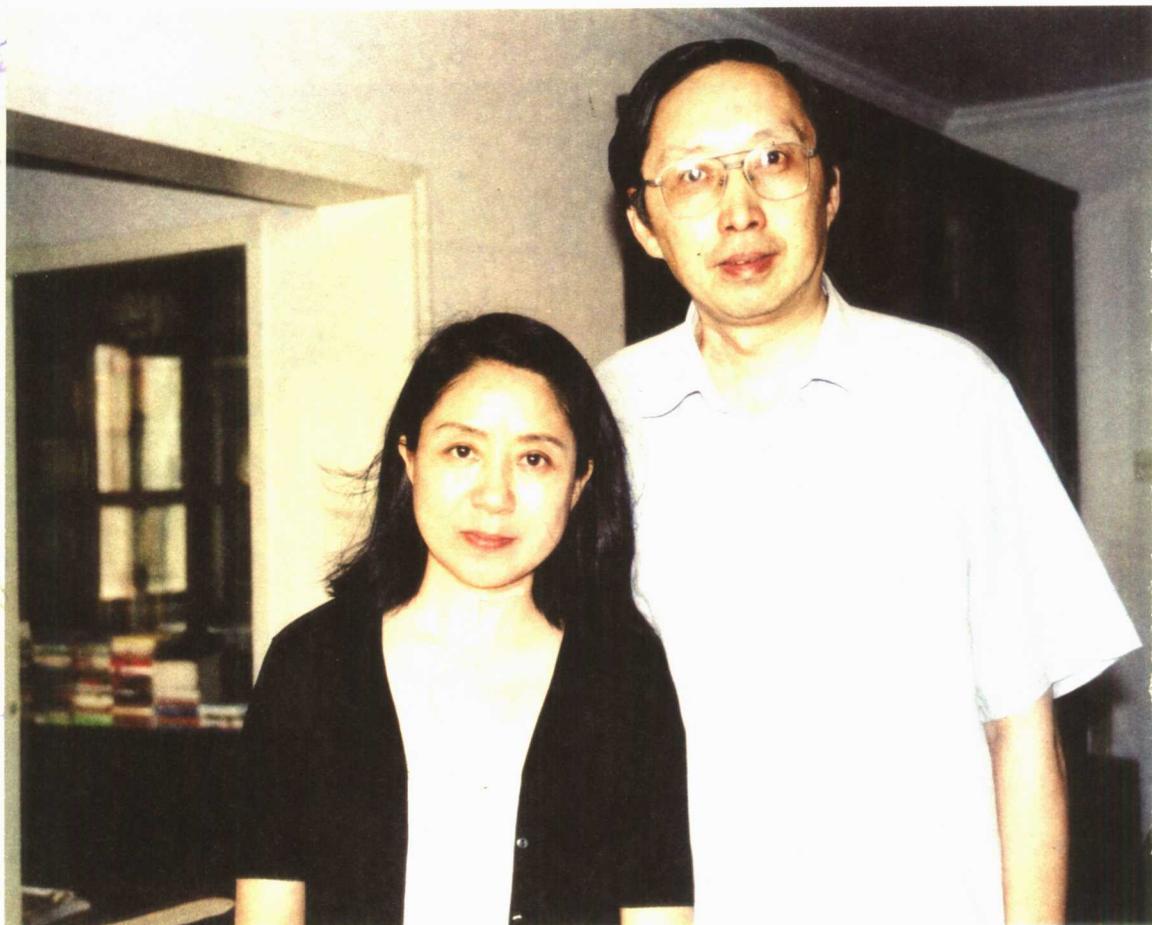
1983年夏与张岱年先生摄于北大西门外西餐厅



1986年夏与冯友兰先生在冯家



1987年4月与陈荣捷先生摄于坎布里奇常熟饭店



陈来教授和夫人

目 录

默然而观的体验：记冯友兰先生	3
冯友兰先生的终极关怀	12
冯友兰先生小传	20
祭三松冯先生文	26
从“贞元之际”到“旧邦新命”	
——写在冯友兰先生全集出版之际	29



创造的综合

——《张岱年文集》第一卷	41
张岱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哲学家	47
张岱年及其七十年的哲学因缘	52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贡献	69
张岱年：大师的小事	78
岂弟君子 教之诲之	
——张岱年先生与我的求学时代	83
追忆张岱年先生	98



岭南哲人 北美宗师

——我所知道的陈荣捷先生	115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新版后记	123
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总序	129
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	
——邓广铭先生纪念集读后	136
史家本色是书生	150
邓艾民先生《传习录注释》序	165
永远怀念朱伯崑先生	168
追忆傅伟勋	182



犹记潇湘细雨时

——我的大学时代	191
读书与借书	206
十年道问学	209
后记	
后记	239



沿着这条小路前行，就是北大燕南园 57 号，
院内原有松三株，因名之“三松堂”。

冯先生逝世后我原作一副挽联，可是临到告别遗体的那个上午，我突然想到，“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先生的这副对联才是他最后十年生活活动的最好写照。上联讲学术，下联讲境界，合而观之，正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学者的生命形象，所以，我就把几乎写好的挽联置入筐中，而改以一篇传统体例的祭文来悼念他。

——选自《冯友兰先生的终极关怀》

默然而观的体验：记冯友兰先生

一、特识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讲到王阳明晚年的学问境界，用了王龙溪的两句话：“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可以用来表达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学问修养。

自1980年以后，冯先生的主要工作是撰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新编》体现了冯先生近年的思想。“新编”是对旧著而言，故要了解《新编》，不能不涉及到他的旧著《中国哲学史》。众所周知，冯先生有几种享誉学界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30年代初写成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他自己习称为“大哲学史”，此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哲学小史》，和原在美国用英文出版、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译本《中国哲学简史》。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仍是冯先生这一部“大哲学史”。晚近有学者批评冯先生此书不过是大量引经据典和被动式的注释，与西方学者哲学思辨的工夫相差太远，这种评论显然是不公允的。因为冯先生此书，正如书名所表示的，乃是一部哲学史著作，而不是哲学论著，读过“贞元六书”的人是不应该以“过重引述经典”来评判冯先生的哲学著作的。而且，与写西洋哲学史不同，有著作经验的人都会了解，用中文著写中国哲学史，必须引述经

典的古汉语原文，尔后再加说明阐释，这已是一条不成文之通例，不足为此类著述之病。

《中国哲学史》出版时，陈寅恪先生曾作审查报告，有言：“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近几十年，学界每批评冯先生用新实在论讲程朱理学，其实，冯先生当初在美国学的若不是新实在论，而是实用主义或别的什么西方近代哲学，他是否能写出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史》来，是值得怀疑的。新实在论注重的共相殊相、一般特殊的问题，确实是古今中西哲学共有的基本问题，不管新实在论的解答正确或者不正确，冯先生由此入手，深造自得，才能使他“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在哲学上实有所见而自成一家，而程朱理学，在哲学上也确有与新实在论相通之处，所以，冯先生从新实在论的立场所阐发的程朱理学的哲学见解，还是相当深刻的。

关于《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特识”，冯先生后来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说：“就我的《中国哲学史》这部书的内容来说，有两点我可以引以自豪，第一点是，向来的人都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学，其主要的辩论就是‘合同异、离坚白’，认为这无非都是一些强辞夺理的诡辩，战国时论及辩者之学，皆总称其学为‘坚白同异’之辩，此乃笼统言之，我认为其实辩者之中分二派，一派主张合同异，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领袖，后者以公孙龙为领袖。第二点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后来的研究者都以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统称为‘程门’，朱熹引用他们的话，往往都统称‘程子曰’，不分别哪个程子，我认为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故本书谓明道乃以后心学之先驱，而伊川乃以后理学之先驱也。这两点我以为都是发先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冯先生此说是太过谦虚了，其实，从学术上看，在上述两点而外，不但《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结构、人物、条理为此后写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所继承，书中的诸多